



屏溪先生集二十九

行狀

共三十

^ 16
2419
29



和
2419
30-29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七目錄



行狀

素安齋尹公琛行狀

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左參贊致仕奉朝賀金公

有慶行狀

徐孤青先生行狀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七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七

行狀

素安齋尹公琛行狀

公諱琰字進叔素安其齋名尹氏籍坡平始祖莘達
 麗太祖壁上功臣官太師後十五代訖麗朝皆大官
 有開國伯諡文肅公瓘以開拓北邊功最顯至昭靖
 公坤事我 太宗大王策勳封坡平君三傳至領議
 政坡平府院君弼商身都將相以 皇朝命討建州
 衛克之名聞華夷事 世宗以下六朝被燕山酷禍
 議政有曾孫諱沆 贈吏曹參判參判生諱希吉號



秋崖守江原道觀察使與栗谷李先生霽峯高公相友善觀察生諱根光海時以持平論爾瞻等罪斥黜西邊而卒是生將仕郎諱獻徵即公之考也自持平公沒無京華意遂居于溫陽之巍巖靖社諸公多先友勸公仕終不應妣德水李氏縣監蒼之女忠武公舜臣之孫公以崇禎甲戌五月九日生于牙山白巖村即忠武公故宅也公生三歲舉家避虜亂所負女僕不能踵虜騎猝迫謂將不測賊忽舉手作稱嘆狀指示僻處意若恐見害者果後騎至而卒免於難蓋以公自幼氣骨異凡兒雖虜人亦愛護而不欲

害也五六歲神識聰悟器度沈默游泳翰墨不逐羣兒戲弱冠已博讀諸經理氣性命之原略識大意而吉凶祭祀之禮亦刻意研窮事親檢身一遵小學成法而及娶婦其家甚豪富昏具極華鮮公祛其奢服其儉每有酒席之請輒辭不赴曰少年宴樂易爲流蕩凡遇博奕射獵必斂容莊敬若不屑也先輩皆待以老成人年少浮薄之流亦不敢以嘲諧加之公素性恬雅不欲逐逐於名利親意亦任公自爲自少不事舉子業惟專意於書史之工而及其晚年杜門屏迹遺落世事曾襟坦然終身無皺眉色只以經傳自

娛頤養心神或訓誨後進論說古今或春暖風和杖履嘯詠又或鄰社耆舊晤語終日而翛然清適無一點俗韻公兒時嘗學詩於趙時菴相禹後又往拜於尤菴宋先生公爲宋氏外裔先生亦曾聞公言行之謹篤及見心賞之書座上春風四大字以貽之蓋許公溫雅氣象也歸卽遣長子東鳴受業焉將仕公積病彌歲公秤水調膳躬自看當抑搔扶引殫竭誠力前後在疚戚易俱盡前則以將仕公無恙故哀毀不敢踰禮而後則居廬毀瘠幾至滅性三年不脫經帶未嘗見齒不與婦人相對後入內舍見庭梅花盛涕

泣然曰此先君子手植也風樹之痛曷有其極家人亦莫不掩泣有一妹貧無以自資析箸以腴臧獲與之又嘗繼之以粟無使艱食每春秋迎歸于家以爲湛樂焉公治家有法嚴而恕簡而理內外安靜無喧聒疾趨長幼秩然不相紊雖僮御之賤其不堪承者不驅使之曲有恩意雖號頑暴亦終身服勞不敢背也接於人者溫和子諒隱其惡而揚其善恂恂若無甚可否而至邪正義利之辨必明且嚴參判姜世龜有清苦操同居一洞心常許之及有子母鹿之疏得罪投北公曰不圖此人謬戾至此終不就別先壟在

漢都西郊每憂過京口而迹不到貴顯之門姻戚宰相來浴溫泉要與相見公情素相熟終亦不往其謹於自守如此平生安於處窮疏糲若將終身於一切貨財淡泊也嘗以一駿駒買一僕或謂馬直不啻倍蓰公曰以畜換人吾心慊然何可較其多寡聞者稱有德者言戊辰冬長季二子二日而荐沒禍變之酷人理所不忍而公每存西河之戒節順不至傷生人服其達觀公常雞鳴而寤掃室靜坐對子孫笑語悅豫和氣藹然其教之諄諄必以義方使一門同產不爲分析長余連案寢食與同佔畢講學亦必聯業敦

睦之風著於鄉里每戒曰人之心德和厚實行純美者必享福祿而子孫綿遠強愎驕吝傷害爲心者必有後災而子孫暴亾此吾平生所懼而爲戒者汝等其宜體之見子孫有一小善喜動而獎進之有不善憂形而不安也長孫焜德器渾厚謂可大受教之曰汝父嘗受學於尤翁而寒水權公以尤翁嫡傳爲世宗師汝可就學余嘗病世之學者不爲崖異矯激之行則必多偷惰苟賤之習汝須讀書窮理操心飭躬一遵師門旨訣期以遠大之業焜之終爲師友所推與者蓋以公之訓教也不獨其教於家庭者如此洞

風舊尚武而後進多經術士者亦服習公戒誨而然也 肅廟丙申蒙優老典陞堂上階翌年 上幸溫泉特資域內高年公陞嘉善己亥推靈壽 恩又陞嘉義壬寅七月二十六日考終于正寢享年八十九 配韓山李氏牧隱之後考僉樞 贈參判桂獻納 贈左贊成洽之曾孫溫厚有婦德事夫子如嚴賓客 終身無懈怠容奉烝嘗必誠主中饋必謹德化著於 宗黨恩信孚於上下先公二年生歿於壬午十一月 二十一日始葬公郡南花田後辛酉再遷合窆於錦 沙山西坐之原三男一女長即東鳴次東相東賴女

適宋相光東鳴三男焜以經學登道臣別薦屢擬講 職登第官持平燦烜女適具始大東相二男炯燿女 適安奎洪彥緯李始復趙尚權東賴一男燁宋相光 二男必濂必淳女適正郎閔鎮永申大來趙觀世在 觀在復在謙在恆在晉焜出在慶在度在厚天女趙 挺淳燦出在大天在老烜出在夏在殷在周炯出內 外曾玄摠八十餘人公屢代單悃至公而後承之繁 衍至此豈公所謂德厚行純必享福祿子孫綿遠者 非耶公嘗有遺訓累百言以貽子孫蓋謂吾先世積 德建基其來已久而門戶衰敗家法日墜言念至此

不覺痛心茲倣聖賢之攸訓著爲一家遺書凡厥子孫體此而勿失凡十四條首言奉先之節必誠必慎冠昏喪祭一遵禮經尊祖以敬宗孝親以敦族又曰喪祭之品務從簡潔豐殺隨分以從大夫士之遺制凡祭必宗子主之勿爲從俗輪回又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是有親親之仁風衰俗末或至越視其親而一家不相和協此與禽獸奚擇惟吾子孫必能痛戒事親敬長一以小學家禮爲法親黨務主和悅禮法相敬德行相勉過失相規切勿有猜疑忿鬪之事惟以誠信相孚可也古人以忍之一字爲九世同

居之要訣此當爲法且宗族之間以貧富貴賤而視之有冷煖輕重之別則其爲悖倫莫此爲甚一依范文正公待宗族事爲法又言奢侈末世痼弊尤宜痛戒凡家舍衣服日用諸物務皆樸素絕勿奢華吾家世傳清白爾等切宜謹守又言富貴榮達皆是外物不可有愛慕之心若求富貴而富貴自至猶且不可况求之之際在我者已先失乎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無失其分事皆合理則是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其爲慶福豈不盛哉又言持己接人當恭謙和順視其親踈賢否而待之各當其理不可尚氣凌人彘戾麤

悍常以惠人濟物爲心凡與朋儕惟文字義理講說而已世間浮雜之說他人過惡絕勿掛口人或毀我當反躬自責勿與人相較爭又言勿爲他技所誤必以儒學爲尚勸學力文母墜先世遺風科舉之業或不能免時習科程利器以俟命而已不可工詞巧中以得失喪志嗚呼公安分守拙清修耿特之操惜乎世無有知者而觀於此遺戒若干條公之所存所學亦可以識其一二矣修身大法齊家懿範此實具焉奚但門內子孫之爲可戒施之一世亦足補風化之萬一矣子夏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公於斯言

其庶幾乎觀化之日悉召內外子孫申申命戒一如遺訓之說而因曰汝等見我面聽我言只有今日皆畱在傍靜而俟言訖恬然而逝其死生之際從容閒暇非有得於平日之定力安能如是竊念鳳九先祖竹齋公與秋崖公同遊瑞石曾有唱酬之錄其親誼交情尚可知矣鳳九又嘗從持平遊有兄弟之義得拜公牀下而心常欽服矣今於狀公之文不敢陋拙而辭謹敘次如右以俟立言者財擇焉

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左參贊致仕奉朝賀金公

有慶
行狀

屏溪集 卷之五十一
公諱有慶字德裕自號龍谷金氏實新羅王之裔因
籍慶州麗朝有諱仁瑄官太師諱自粹號桑村有孝
行官至都觀察使我 太宗以刑曹判書 召公在
道自殺以明不事二姓之意自是世有冠冕至察訪
公值光海昏亂棄官歸瑞山子孫仍居焉參判公以
季父文貞公弘郁直言被禍因自廢判書公有文行
士友惜其無年尹夫人坡平大姓府院君璠其七代
祖也公以 崇禎甲申後二十五年己酉二月初四
日生于漢師纔二歲尹夫人病瘕鞠養于祖母十歲
而失怙稍省公自念身世孤惻門祚衰替以立揚爲

志能自力學文藝日長丙寅娶李直齋箕洪女直齋
公學於宋文正先生爲世名儒公資承訓誨實多濡
染之益直齋亦期與公甚重丁卯己巳參判公內外
先後沒公承重持喪制除挈家入洛癸酉中司馬出
入場屋文辭屈曹偶所與交皆一時名勝言議激昂
峻正不落第二等遊大學常執耳焉辛巳 仁顯王
后昇遐臣民方疑憤痛結賦臣鳳徽闕上凶疏爲言
后疾祟在癩腫以嘗試人心莫不駭愕 朝廷無聲
罪之舉公慷慨約數三士友不以禍福計議上致討
之章會臺啓發而 處分次第嚴正疏仍不上甲申

厚溪集卷之五十一
即 皇朝國亾回年也人心之思漢倍深太學將上
疏請建 神皇廟有言尤庵先生萬東祠可以爲據
時公在泮任以爲此天下之通義舉國矜紳方欲贊
動合辭若摻入尤翁事不參者必過半此於先生無
損益於疏事無輕重卒不用其議及疏上臺臣有以
此疏斥之者公率諸生捲堂因 上有命勸入書進
所懷 上優批慰釋是年夏丁尹夫人憂守廬于瑞
山之太橋舊居庚寅夏登增廣文科初隸槐院出爲
金泉察訪旋入侍講院爲說書壬辰陞兵曹佐郎由
文學移司憲府持平時通信使泰億等全失使事不

能傳國書而還臺閣久無言蓋怵其氣勢也公入臺
啓論辱 國之罪請 命有司拿覈 上即許之秋
拜司諫院正言辭遞冬又 除持平翌年春赴 召
時朝廷纔泮 尊號之請又復己卯科公以爲事雖
後時係關 君德朝政者不可不言疏論尊號之爲
歉 聖德兼陳己卯科不當復遂大忤時議衆罵如
屋始參瀛錄終拔於都堂臺閣至發請罪之章獻納
洪啓迪疏斥臺章有曰若其抗論不諱於大論已定
之後者非有憂愛激切之忱能如是耶其議遂沮間
除持平司書又帶三字銜以前事辭不赴甲午七月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以繡衣廉察北路僻鎮窮塚足目無不遍到關防要
害軍民疾苦巨細指陳無有隱遺廟堂諸先進莫不
嘖嘖言某可謂識務一皆敷施北人多賴之尋以湖
西京試官坐微青罷丙申由騎省出宰鎮安冬 召
拜弘文館修撰爲政不滿半歲以律己爲本恤民爲
先治效已著民豎鐵碑頌之明年春始承 召陳疏
辭蓋一番人當局其堂錄特猥雜文衡故不與焉非
舊例至是錄中人據例請改卒改圈公本初錄中人
而以爲瀛錄極選也改錄不免苟簡終不膺 命然
旋遞旋 除長帶館銜冬虜使至公以問禮官赴灣

上公初不捲室入京職遞輒還鄉廬連有掌令弼善
司諫輔德宗簿正之 命皆不赴戊戌四月差通信
副使秋又差愍懷墓改封都監都廳九月以校理擢
拜義州府尹州適大饑公措畫無方盡誠賙恤多用
南康故事境無餓殍府自丁卯陷城拘於條約不更
緝理不但保障踈虞頽垣敗壁不可使鄰國人視之
公至卽經理城役以爲荒歲雇役實兼賑饑古人己
有行之者遂縮節官用得米二千餘石綿布七百餘
疋月給人各九斗米二疋布雇五百餘人役七朔而
燔甃二十餘萬片石灰六千餘石城郭樓譙宛復舊

觀又及解宇之廢墜者一新之邊民小大感結德意立大石訟之如鎮人焉己亥冬遷大司諫遞歸鄉里時肅廟久在違豫患候彌重公義不敢遠在卽入洛六月哭國哀秋出按海西營牙兵本方伯手下親兵而舊例納錢而已無編伍操鍊之規公稟議廟堂創立制冬三朔分番入營給料教操以爲緩急用辛丑冬羣凶乘上有疾締結妖婢逆宦大作禍亂網打舊臣公不樂官居累疏辭不許明年夏以病未迎勅遞替使褊裨納符而還秋因鞫囚誣招就鞫覈理無實卽放還賊鏡嗾其黨啓請遠竄十月赴謫肅

川癸卯移洪州今上卽位之元年乙巳世道變化誅逆鏡罪其黨召還舊臣卽拜公戶曹參議俄陞咸鏡道觀察使丈巖鄭相澔丹巖閔相鎮遠白于上文學才望無出其右當此乏人時不可出外遷同知義禁府事又轉漢城府右尹承政院都承旨拜司憲府大司憲討逆之論方嚴上以事關自己嫌不欲究竟必施含弘廣蕩之典公以爲諸賊之罪不可不一明言之以悟上聽也遂上一疏曰辛丑之禍尚忍言哉一自聖考大定斯文是非矢志之徒含毒次骨乘機逞凶擅弄威福誣起大獄構殺舊臣至

以建 儲為廢立代理為篡逆者顧其意惟在謀危
殿下以絕 肅廟之血嗣矣是故秦者以冒嫌之語
倡之於前鳳輝以疑惑之說和之於後逆鏡上變於
外妖儉構禍於內至於賊虎出而其終始經營左右
排布之狀彰著無餘矣當是時 殿下 一身之危
宗社存亡之機凜若一髮幸賴 先大王至仁盛德
使 殿下得有今日古人所謂天定勝人者豈不信
歟論其首從者輝為首鏡虎為從 殿下既誅鏡虎
獨於者輝靳許輿請致使刑政乖宜 處分失當此
豈臣民所望於 殿下哉賊鏡之疏逆節已露 殿

下討逆之典獨及於賊鏡不及於疏下者抑何也春
秋之法治亂賊必先治其黨與今齊聲投疏同一逆
賜而罪均罰異寧有是理金姓宮人始發於盛節之
招經年臺 啓連以宮人為請尹恕教之疏突出而
至有供奉已久所愛亦愛等說顯有指斥處其用意
遣辭極其叵測 殿下不加究問遽 命酌處夫恕
教之所指盛節之所引既異其人則恕教之疏優一
變書而 殿下終不明覈置之黯昧誠無以解中外
之疑惑矣臣竊觀 殿下慈仁有勝於剛毅執德或
欠於堅確 殿下非不知者輝之決不可貸六賊之

不可不殺恕教之不可不鞠而尚未能斷而行之者
誠以自己之嫌先着於 聖心義理之公不得爲主
故也頃在壬寅臣適見權益寬疏以巨魁對四凶而
爲說渠輩常稱四大臣爲逆魁忽於四大臣之外說
出一逆魁其文勢指意極其陰凶亦令政院考出其
疏明正其罪焉公於前啓有親嫌不能參故討逆合
啓亦不能隨例參啓大臣請罷公職秋敘拜工曹參
判俄遷刑曹冬 除吏曹參判臺疏又論前後諸臣
不參合 啓者公引嫌遞丙午二月以戶曹參判充
陳奏副使赴燕蓋彼國史以 仁廟反正時事誣辱

我甚爲其辨改也公竭誠周旋卒得津請七月還朝
上謂有光國功特加一資仍兼同知經筵春秋館義
禁府事副摠管承文院籌司提調實錄廳撰修堂上
又拜刑曹參判請由省墓及辭朝 上因朝講 命
公入對 教曰聞卿此行有長往之意然否公進曰
臣不但情迹不安且早衰多病不堪供職臣之求退
實不獲已 上慰諭之曰萬里歸來必有霜露之感
旣許之行雖不可使之中止實錄撰修尤緊重卽爲
上來也時時論多歧緩峻各立 上已有蕩平之意
而討復大義無望可伸公意實欲長往前一日大臣

有以此白之者故 上諭及此除吏曹參判及左尹
皆因事遞公以報效 聖考惟在實錄不敢久曠數
月而歸拜都承旨丈巖鄭公疏論時相之不嚴討逆
上特下嚴旨而政院三司無一人言之者公病未肅
命即強疾詣 闕啓請收還 上不納至夜對 上
語及公還收 啓聲色甚厲公曰今日大義惟在於
討逆而 殿下終不允從大臣奉身而退處義既正
老病垂死猶不自己疏斥廷臣之不能力請者其意
實出於正倫綱明義理也 殿下不少體念遽下
嚴旨羣情莫不憂歎臣之力疾登 筵冀還過當之

教亦出憂愛之忱也 上良久意乃解公即引病遞
罷復拜亞銓參都政 上親臨政宣法醞下 御製
詩君臣魚水一堂中之句仍命諸臣聯句公以千載
風雲際會隆賡進之丁未三月撰修訖工公遂決前
日長往之志大歸鄉廬所帶銓任既遞旋 除又坐
罷叙拜禮曹參判七月 上厭舊臣之必欲討逆一
併斥退復用輝鏡餘孽公以在鄉獨免譴罰即陳疏
辭職有曰臣雖不碎首丹墀感回天心若其慨惋之
忱不後於人今甘與輝鏡之黨并列班行人之議臣
者必曰彼夫也將無所不至臣雖無狀不忍爲此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上下批大示未安意卽許遞時輩怒二三私黨見貶於寶錄書卒光佐以摠裁官同史局諸堂請改成史上許之公以前日撰修之臣亟上引罪之章略曰今之言者至謂彼此章疏詳略不同諸臣書卒亦且不公噫傳泄史語邦有常刑其事例之嚴重如何而今乃指舉事實評論是非肆然陳達略無忌憚又引庚申事直請追改人之縱恣一何至此 顯廟寶錄中失漏者多是軍國重事 國家典禮稟 旨別撰勢不可已而其時先輩尚有難之者蓋以史事至重不容輕議故耳况今一二私黨見貶於直筆者其大小

公私之別不啻天壤何敢擬議於庚申舊例恣意欺誣必售其計耶此若不加嚴防小則子光之釀禍大則李斯之焚書將自今日始豈不懼哉豈不痛哉臣誠太息流涕繼之以痛哭願 殿下亟寢成 命以重史事焉臣伏見大臣之劄至論撰修諸臣平日言行極加詆辱臣等言行固無足稱而何其言之輕肆也當渠輩濁亂之日首以一鏡爲寶錄堂上人之言行必如一鏡然後方可合於修史之任耶一鏡逆節彰著無餘而大臣特加獎拔至擬於大司馬之望則大臣之言行亦可知己臣等之見斥固何足怪也臣

於頃年疏論權益寬疏語陰凶今其自辨之疏侵詆
狼藉竊不勝駭惋也渠以一鏡至親爲其謀主一動
一靜無不指教其疏語之陰凶亦其餘事國家失刑
罪止投北輿情之憤鬱久而益甚而乃者廟堂首加
擢用抑何故也一鏡途節實在疏與教文而教文之
作在於壬寅九月玉堂陳劄在於八月教文中誣逼
文字皆從堂劄中出來矣及至一鏡伏法之後渠輩
墨抹政院日記拔改玉堂騰錄此皆 殿下之所親
覽者也其罪惡情狀萬萬絕痛而長銓之臣汲汲獎
用於初政有若償勞者然 殿下方傾意寵進惟事

覆蓋在渠輩之道如有一分顧藉之心此等負犯於
殿下者何敢用之如舊耶一鏡雖死一鏡之血黨充
滿於朝廷一鏡之心法復傳於今日一鏡之言行復
行於今日臣又竊痛之疏八 上特命大靜安置十
二月越海到配明年正月 命量移靈光冬放還故
里庚戌秋敘拜刑曹參判公陳疏辭職曰臣於乙巳
初冒當金吾之任得覽壬寅獄案則最初上變之辭
元無着落及至設獄廣張名色網羅于一世有八無
出專事虐殺桁楊之酷誅滅之濫自有刑獄以來所
未有者而甚至於訊囚之際以杖敲脅骨皆折則

其所服多出脅迫不待傳說可以推知且李宇恆張世相之結案皆出於已死之後則操縱幻弄隨意爲之者舉一可見其餘而况獄事肯縻惟在於三急手而櫃藏之折柄短刀誠不滿一笑盛節所引張姓譯官吳姓馬頭金姓宮人終歸虛無則首尾鍛鍊之狀畢露無餘而所謂教文囹圄爲說打成一片末乃以不忍言不忍聞之語結作一篇之宗旨者是何心腸經營既久計畫素定其窮凶極惡之意專在誣逼不敢言之地則獄事之虛實真偽不辨可知臣等遂與相議請伸其獄卽蒙 允可削勳罷科次第津請而

至丁未獄案復反則臣等自有當坐之律而朝廷尚未請罰 聖上亦不加誅國家失刑固無大於此臣等幸道亦豈安於心哉且於史事臣尤有慄惕而亦有所訝惑者昔宋哲宗時蔡卞以爲神宗實錄多有疑似不近處請改其史與今日之補改者改爲一揆當初修史諸人范祖禹黃庭堅輩皆被落職安置之律矣頃年大臣至以修史不公斥臣等而終不加以罪者抑何意也既改其史則前日修史者之有罪不但明有舊例况不公之目倍重於不近晏然無事寧有是理哉伸辨惡逆修史不公何等負犯豈可以無

罰爲幸而自同於平人也 上覽疏教曰追提往事
今又如是殊涉未安此疏還爲下送旋以刑官不備
遞付軍職十月 宣懿大妃葬公赴 山陵哭外班
歸至水原聞 上以天災下 旨求言更上一疏罄
陳前疏未盡之意其略曰念臣難進一款大關世道
可謂當今之第一義 聖心若因此開悟誠爲轉災
爲祥之一大機會也茲因請譴之章竊效應 旨之
忱焉嗚呼 先大王不幸有疾羣姦乘機逞凶交結
宦妾圖竊權柄用意設心惟在於不利 殿下經營
排布次第迭出危怕之言已發於在 潛邸之時駁

正之論又出於定 位號之後鏡疏倡之於外儉變
應之於內末乃糴出逆虎上變於冊封使先來狀入
來之翌日誣逼之語果發於凶口爲臣子者孰不欲
沫血飲泣洞覈明辨而乃反以獄招之干於 春宮
者勿書文案爲請卽撤庭鞫核設本府有若何樣事
情隱在其間闇然置之於虛實疑似之間以爲眩惑
聽聞之計其陰凶之意巧密之謀如非熟講而素定
之者能如是耶其後事機轉益危急益寬之疏始發
而旨意叵測玉堂之劄繼起而顯加指斥其首尾情
節約若觀火而到今千罪萬惡盡歸於一一鏡乃謂

厚澤集卷之五十一
凶書途檄皆源於教文然則教文之至凶至惡元不
難知而奈之何 大庭宣教之日滿朝臣僚莫不側
耳而聽交手而賀而已無一人爲之驚心痛骨聲罪
而致討也噫噫痛矣若以春秋之法斷之則當日諸
臣得免於趙盾許止之誅者能幾人哉第以太寬過
恕之意論之或不無輕重淺深之可別言之雖長請
畢其說蓋指揮一鏡爲其謀主者有之趨附一鏡爲
其使令者有之內實贊助而外示崖異者有之知其
謀計而坐看成敗者滔滔皆是知其爲逆而牽制黨
私較量利害怵畏越起口不敢言者不過若而人而

止耳當是之時一代望論歸於一鏡贊之以社稷之
功擢之以八座之列推許獎拔靡不用極至於被謫
之初猶進救解之言伏誅之日不請孥籍之典則其
不以教文爲罪者豈非明且驗也及夫戊申稱兵之
後乃以大逆之魁書之於播告之首罪則一也昔非
爲小今不加大而戊申前後輕重判異其故何也蓋
以爲若使一鏡獨當前日之罪則或可免收司之律
而反不覺心腸手脚之愈益彰露誠可笑而亦可哀
也臣得見勘亂錄則以知情伏誅者亦多有之夫以
一鏡爲麟佐之魁而知麟佐之情者死於法知一鏡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之情者晏然翱翔非止知情與之爛熳同惡者亦蒙
顯用如不以一鏡爲逆則已如以爲逆天下安有如
許法理不持此也罪如鳳輝而官秩如故惡如益寬
而卧席而死堂劄諸賊並居華要獎拔一鏡者偏荷
眷遇伸救一鏡者歷揚內外其他干犯至重情迹盡
露者亦何限哉而 殿下 一並容貸尚不正罪處分
反常政刑乖當王綱已解人心日壞視君父輕如草
芥爲亂逆恬若尋常元凶巨惡布滿中外亂臣賊子
相繼前後以至蠱變構禍逆豎八 闕而無復餘地
倫常斃絕義理晦塞君不爲君臣不爲臣駸駸然將

至於夷狄禽獸之域有識者之深憂浩歎曷有其極
不幸蕩平之論尤爲世道之害逆反爲忠忠反爲逆
是者不爲全是非者不爲全非注擬之間惟務參半
黜陟之際必求其對崎嶇艱辛硬做勒成正與朱子
所謂自然之平大相反戾薰蕕冰炭混雜於一器之
中而謂之以革舊圖新凡係前日之事者一切付之
於先天噫前日所爭只是甲乙之是非彼此長短而
已誠能以至公導之至誠勉之使之兩忘恩怨一心
寅協則東西猶可保合也老少亦可消融也至如今
日之議君臣之大義也忠逆之大分也撐天地亙古

今作爲不易之常理雖閱百千世界決不可與世而
推移隨時而變通也爲今之臣子者北面於 殿下
而豈忍與 殿下之途臣比肩接武上下周旋於一
朝廷之間哉禮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人有謀害其
父者而其父勉諭其子使之釋怨而同事則其子雖
被撻流血必無承順之理蓋爲父嫉讎之心出於天
理之自然故父命雖重有不敢從君父一體事之無
間則 殿下雖有嚴命臣豈敢冒昧奉承以自陷於
忘讎喪義之罪哉近者 聖意專在於蕩平起廢興
滯廣加收召而惟以爵祿啗之分義怵之臣雖無似

亦嘗聞古人事君之道矣出處進退惟義是視如其
義也雖赴湯火如視平地如其非義雖千駟萬鍾亦
不顧也是以蘇轍之言曰人君以利使臣其臣皆爲
邪臣以義使臣其臣皆爲忠臣此言可謂切至奈何
殿下之使臣以利不以義其進之也如繫馬牛其退
之也如逐犬豕或震之以威怒脅之以譴罰情志阻
隔氣象愁沮如是欲望厭服羣心變化一世以做無
偏無黨之治其可得乎臣性本執滯不能變改若
君讎終未討 聖誣終未辨則臣雖飯蔬食沒齒不
敢爲冒進之計伏願 聖明諒臣所執惟在於大義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察臣所論亦出於至誠快祛 聖心之偏私淡軫世
道之壞喪亟正人紀以弭天災焉 上特下備忘以
爲親自焚章後日 診筵 上又嚴教曰金某疏忘
離喪義等語必欲逐半國之人此朝廷之災異也領
相洪致中曰近來諸臣於此事有淺深緩急之不同
以此爲難進之端者非獨某一人某非傾軋之士言
議峭峻故今其疏如此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不
用之可也章疏之付火非盛世事也 上曰某有才
識予亦知其可用但自有緩峻豈有如此疏乎筵臣
屢言焚書過舉也 上末乃教曰卿等以焚章爲過

舉予受而爲過辛亥秋遷 長陵于交河公赴新舊
山陵哭外班翌年六月以在外諸臣多不參於 國
祥持下 嚴教又以不即待 命下 教政院公同
諸臣待命於金吾門外餘一月並 命削黜又翌年
癸丑敘拜左尹自焚疏後久靳 恩點至是始有
除命復移弘文館副提學公連以短疏更理前說以
申不可進之義 上或降未安之批或不 賜批而
筵中下教特嚴一臺臣揣知 上意拈出公丁未冬
疏疏請 譴公公上對章復以前所言按獄修史兩
事引罪語益觸忤 上特下備忘刊名朝籍至有非

厚溪集卷之五十一
吾臣之 教憲臣有言 聖教之過當不納丙辰
王世子冊禮進參賀班投疏徑歸以大臣言坐罷丁
巳拜 世子賓客行相見禮而所帶實職不肅 命
而歸以此因臺啓罷職自癸丑冬至丁巳續承 除
命吏曹參判大司憲副提學者四戶曹參判者三禮
工曹參判左尹知 經筵者一並不赴冬以副提學
因辭疏陳戒 君德 上溫批諭之蓋是歲八月
上因事激惱有却膳之舉而以尹汲韓翼暮不即待
命至於設鞫以趙泰彥 啓辭中例語遽 下正刑
之命又斥呼先正宋文正之名辭令非常公慨然憂

歎以爲 君德過失無大於此雖時月稍久不可無
一言規之也其誠告之言懇惻直截以爲 殿下非
不知萬萬不當而只欲威制羣下使不敢開口則故
爲此無前之過舉也是殆近於權數也其爲心法之
害誠不細也 上又於大庭咸造諸臣 宣示大誥
上 殿引對遍行法醞 諭以洗滌黨心一歸蕩平
時公以軍職入參 宣誥是疏亦言此事以爲臣親
承 玉音誨諭勤懇臣雖蠢愚亦非木石豈無感動
之心哉退而口語於心曰從今以往庶幾改心易志
無負我 殿下至誠勤勵也試於夜氣清明思慮未

萌之時遂將平日所執守者倚閣一邊平心易氣反覆思量以彼易此互相參究必要去舊見來新意而前日之以爲是者終未知其爲非其以爲非者亦未知其爲是也頑迷固滯依舊是前日腔子臣於是不覺憮然自訟反己審察受病之源或在於氣質之未化耶蓋天之降衷聖凡無殊若氣質有局私意或蔽則本體之明幾至滅息以致取舍顛倒是非昏謬輾轉沈痼日趨於黑窰窰之地矣其救正之術惟在於變化氣質必須勇猛着力痛切加工使人慾日消天理復全然後可謂明善而復初也顧臣朝暮殘喘苦

無餘日桑榆收功已絕其望將恐爲孤負 殿下之罪人而仍竊伏念 殿下之種種過舉亦豈無由其爲害於本原者反覆省察則受病之源可以易見臣誠死罪竊謂 殿下之受病亦由於氣質之不能化也然而 殿下至誠勤學造詣既深用功雖小收效必倍今不須他求只以堯舜禹相傳心法體而驗之可以知其爲病而亦知其爲藥矣其云道心者微而難見人心者危而易流苟不能精一以執其中則微者愈微危者愈危以至人慾日勝天理措盡可不懼哉 殿下誠能思慮精專常察於幾微之際毅然自

守常謹於毫釐之間立心剛大炯然不昧則表裏洞澈衆理皆明人之邪正物之輕重舉莫逃於臨照稱量之中顧 殿下修齊治平之術豈外於此而進而參天地贊化育亦在於是惟 殿下念之臣以自反於己者妄意 聖德之許多疵累專出於氣質之或蔽也戊午公七十歲也年至致仕公素志而優訣亦所不忍必欲一覲 耿光於告老之前及至 輦下移拜都承旨值祈穀 親祭承命陪從即上引退章上不從時胡使將還朝廷陞公秩差伴送使仍以遠接使迎後勅公還朝復申前懇疏四上終不蒙 許

即還鄉秋除漢城府判尹旋遞以知中樞兼知春秋右賓客皆不赴公自謂十歲而孤親顏既莫之記憶年穉又不能執喪誠天地間罪人頑忍不死復覩此歲追服禮經不言雖不敢義起歸身墓門略倣心喪庶可粗伸情理結廬於墓側自八月喪餘日居處其室衣服用布素冠帽去華飾晨夕上墓哭泣哀省以終三年之限冬持平朴春普疏斥公膺陞資之 命至曰求退而來媒榮而歸進退無據貞黷判焉公陳疏略暴本意蓋謂臣之一來必欲趁歲正乞休其適當僨使之時臣何能逆料既當之後則雖欲徑退已

加之資固將自如且事係往役義不可辭長路驅馳人所厭避則與在京供職固有間焉少仲臣分於長往之前者亦一道理事君終始庶無憾也云疏末更申乞骸之懇上慰勉不許拜工曹判書明年春上親耕籍田以在外遞上遣宮官問東宮進講冊子公對曰孝經自是六經之本原而又爲小學之階梯也卽今春宮之所宜繼講者似無出此矣時上又激惱朝論至下傳禪之教雖因羣下力爭終卽反汗而中外遑遑憂歎不已公慨憫之極竭論蕩平之害以一疏進戒曰殿下之十年苦心惟在

於打破朋黨做成蕩平而事不從心成效無期惜乎殿下移此誠心做得真蕩平則三代之治庶可復見只是殿下看中字不能無失義乃於是非邪正之間執以爲中欲使之無過無不及此殆類於子莫之執中其所以執中者愈固而其失中愈遠何則天下萬事有是則有非是非非自是天理之所當然人性之所固有而或爲好惡所蔽利害所制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有之此乃古今朋黨之痼病也甲者非乙乙者非甲甚至甲者之論緩急又殊乙者之議淺深亦異分而又分各立標榜互相黨伐皆曰予是然

屏溪集 卷之五十一
而理一而已元無彼此皆是之理爲其上者苟能克
祛偏係之私澄清本原之地如鑑空衡平使天下事
物之理無不瞭然則是非邪正可以燭照而數計是
非旣明邪正自辨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而注朋自
消王道蕩平自古聖賢之君必以明是非辨邪正爲
出治之先務者正以此也朱子亦曰治一家者先正
一家之是非治一郡者先正一郡之邪正以至一州
一路天下國家亦莫不皆然此乃直上直下之道如
或不分是非不辨邪正而猥曰無黨此大亂之道也
如以是說揆之今日則 殿下所做不幸近於大亂

之道此臣所以爲 殿下惜之而繼之以深憂永歎
者也噫 殿下之必爲此者蓋欲消融保合同寅協
恭而俱收並用參錯位著銓曹注擬多寡或異則
殿下輒疑其偏黨臺閣彈論色目不同則 殿下亦
疑其傾軋 殿下伺察羣下羣下揣摩 聖意上下
相疑不祥已大而用人論人惟以互擬對舉爲務以
至發一言行一事無不自計較中出來外似爲公而
其實不公外似無私而其實爲私區區淺見竊以爲
不但 殿下所做終不可成抑且末流之害將有所
不可勝言者也噫古人有言曰仕宦可以行其志也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今日廷臣能有堯舜君民之志者雖未知其幾而人各有能亦各有志則豈可無獻一策進一言以爲匡救之計者而語涉異己則必被譴責事關前日則輒蒙竄逐無益於國有害於身是以人皆以觸忤爲戒緘默爲事其所仕宦只是迫於分義牽於祿利而已訐謨廊廟言議枘鑿比並班行情志楚越無彼無此無一人爲之擔當底意思尸位竊祿惟以苟過時月爲計以言乎國事則一無可恃以言乎廷臣則舉無固志言議是非作爲大禁邪正不分義理不明滔天之罪終不致討覆盆之冤尚未得伸處分旣乖綱紀

自壞人心世道如水益下天災時變式月斯生未知何搯禍機伏於何處發於何時而殿下猶復焦勞心神憂勤晝夜念念不置於必不可成之蕩平非常之舉過中之教非一非再大小臣僚非不憂歎而亦豈不知蕩平之不可成違忤是懼奉承惟謹只爲保位之計而已如是而欲望保合寅協不幾於緣木而求魚也耶誠願殿下悅然而寤翻然而改必以正是非辨邪正爲蕩平之本則義理不期明而自明朝廷不期正而自正朋黨自破臣工協心頽綱復振薄俗還淳殿下所欲爲無不如志臣所云真蕩平

者正謂此也九月 上親鞠妖逆贊揆諭喉司以爲
今日臣子不可在鄉至引先聖沐浴請討之義辭旨
嚴切公卽上章引罪以爲辛壬之凶魁罪首曲加容
貸誅止鏡虎而亦不嚴明姦肚逆腸無所懲畏以致
戊申之稱兵 殿下又不能撥本窮源惟以寬貸爲
務刑政乖當有識竊歎臣之庚戌冬疏亦嘗妄論之
矣以今觀之可謂不誣如以本末言之今日之凶說
源於戊申戊申之逆亂源於辛壬而其誣上不道之
心腸自是一串貫來則今日之凶說雖云絕痛正所
謂枝葉之枝葉譬諸草木不能拔去根本欲其枝葉

之不生其可得乎 殿下誠能先討辛壬之逆洞辨
聖誣快正 王法使干犯至重情節盡露者無一倖
遺 天討則亂本永絕逆萌自消矣冬 除平安監
司仍 命勿捧辭疏公不敢乞免又不忍離違墓廬
只俟罪譴庚申正月筵臣以居廬事白之謂不可強
令赴任 上曰今聞此言不覺感動於心王者以孝
爲治其特許遞題給食物以彰其孝公卽上疏辭謝
批曰禮雖過矣心則可尚食物題給意蓋在焉卿勿
辭也夏拜議政府右參贊未幾因事遞辛酉知經筵
判尹之 除連用末副擬又於 筵中教曰昨政判

厚澤集卷之五十一
尹以副擬 批之者意有在矣金某極精詳人也亦
非執滯之人其末年事尤奇余一欲見之矣壬戌春
大臣以劇地久曠白遞之連有 除命而甲子 聖
上入耆社公以耆社舊臣特加一資秋拜大憲 除
命冬前正言李彥世進大疏盛論頷相金在魯 上
命配鏡城掌令尹光天詣閣求對直彥世言彥世不
可竄 上怒甚責詰之光天有觸忤語夜三鼓命鞫
光天於 殿庭梲棘黑島仍命加棘彥世左相宋寅
明右相趙顯命交口請究問彥世 上納其言 命
拿鞫公聞而愕嘆曰此豈聖世事耶即構短疏手寫

上之請寢彥世拿鞫之 命并撤梲棘特放光天島
配至引唐介彈文彥博故事以爲彥博終不以一言
自明仁宗亦不詰問於介及其貶也至遣中使護送
至今覽者莫不興歎臣以爲今日首相自處之義以
文彥博爲法人言之是非虛實一切付之於當世之
公議而絕口不言可也嗶嗶自辨累疏請覈未知其
爲穩當底道理而竊聞因大臣之固請有拿鞫之
命噫嘻此何事也以 列聖朝觀之前後進言之臣
論斥大臣者亦何限而一未嘗下吏而究問誠以直
截之氣不可摧折臺閣之臣不可戮辱也奈何 殿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下比年以來輕視臣僚厭聞諫諍有言途耳輒加威怒親鞫言官實是萬萬意外而曾未經月又有此舉聽聞驚愕景色愁沮莫不惴惴以言爲戒臣則謂從今以往 殿下雖爲亾國之舉大臣雖有犯分之事必無爲 殿下言之者念之至此寧不寒心臣竊爲大臣慨惜者彥世疏中攬入左右相之語亦甚迫切而不顧論己之嫌強勸 君上終必鞫問而後已如今彥世不能生出獄門則天下後世將以今日爲何如時耶古人所謂痛哭流涕者非過語也臣與彥世聲聞不及固未知爲何狀人當此直氣消沮之日乃

以眇然疎賤之臣不計利害不恤禍福極口盡言敢論 聖朝倚任之大臣妄則甚矣其志固可尚也而愚不知諱遽忤 上心語不擇發多觸衆怒投北加棘亦已過矣畢竟嚴鞫何其甚也至於尹光天事言之無及而身居臺地目見過舉求對伸辨誠有古諫臣風采而一觸忌諱遽施桁楊幾至撲殺於目前其爲累 聖德傷國體爲如何也惜乎伊日近列獨無漢庭一老臣不能救解 上意臣竊羞之 上不答遽下備妄記特削公職而有恆日心公素知剛直等教人謂其所以罪公之 教實所以獎諭也丙寅拜

房溪集卷之五十一
左參贊因辭疏復請休致 上批以爲卿若上來面
請則當依津秋公詣京陳懇 上卽賜對使之起坐
瞻望 天顏又令 春宮讀書而使聞之特許所請
公卽謝奉朝賀 恩命將歸以爲老病將死來奉朝
請更不可期此行僂告訣於 君父也四十年君臣
之義及其去國之日豈無一言以進之也遂伸平日
所秉持之義構短疏投匭而渡漢其疏曰人主一心
實爲萬化之本而 殿下操存不固怠忽易乘省察
未精偏係難祛言爲之間全欠誠實施措之際自多
差謬至於輕視臣僚厭聞諫諍自是本來病痛而比

年以來過舉種種凡有作爲不計是非惟意所欲必
行乃己小有違拂輒加威怒直言諫臣幾斃桁楊之
下抗章諸臣駢首囹圄之中其他處分之非常刑政
之乖當不止一二而大臣以固保寵位爲至計三司
以避遠罪罰爲上策 君德闕失視若尋常無一人
爲之極諫力爭以效匡救之忠而世趨漸卑諂諛成
習隨事逢迎曲意承順 殿下雖下過中之教無意
違覆雖有失當之舉莫肯矯正致使 上心傲然自
聖無少顧畏進退賞罰惟循一己之私人心不服國
綱自頽一趨於危亾之域而上下恬然一味因循臣

屏溪集 卷之五十一
爲之寒心也惟願 殿下遠佞人達四聰言逆于心
必求諸道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克遵古訓以光
聖德嗚呼討逆一事殆同臣家計前後緘封累披肝
血至於庚戌疏尤爲詳悉竊自附於極言竭論其章
雖已昇炎其義則想或記有於 淵衷矣臣何敢復
拾陳言以循磨迹也只以目下事言之向日儒賢袖
劄蓋其平生所蘊 殿下諒其苦心欲明大義示以
商確處分之意凡有血氣孰不聳動而不意蔑倫死
黨之說反出於 殿下數十年倚畀之勳相勳將鳴
呼尚何言哉夫疾病之來聖人所不免則 先王患

侯元非可諱之事而惟彼亂逆輩以諱疾二字作爲
凶逆之根基蓋其意以爲諱疾然後 建儲代理可
以歸之逆矣賊輝之凶疏逆鏡之教文凡諸誣逼
聖躬之凶說皆可以實之矣渠輩從中作用欺蔽幻
弄動搖國本戕殺忠賢之罪亦可掩得矣然則追究
禍源實在諱疾今此儒賢劄請只欲明言誣說之本
源快正諸賊之罪案顧何關於 殿下孝友之心而
乃曰不忍追提以傷 殿下之至情噫噫此何言也
若父兄不幸有疾則在孝子悌弟之心雖甚焦迫亦
何至於不忍言不忍聞而乃以不成事理之說恐動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天聽使不敢洞辨諱疾之凶計指意深險有難測知
朱子所云倡爲橫議脅持上下者猶是歇後語也其
所謂甲乙逆云者尤極駭悖而互換頭面朴文秀之
疏又出而以前後逆案之說繼之其用意陰密措語
之乖戾殆有甚焉乃欲以么麼希功之類隱然比並
於謀危社稷之逆將以陰實賊虎之誣獄而存留一
脉凶言於天地之間豈不謬哉此等之言必出於此
等之人則如文秀者固無足怪也惟彼相臣受恩
如何自視如何處地如何而猶且甘心護逆沮敗大
論之計此猶如此他何足恃朱子曰賊也可恕也僂

是賊邊人今其將功補罪之說不啻可恕而已則律
之以先治黨與之法其罪當如何也今日急務惟在
聖上亟舉典章嚴加誅討使君臣之義得以復明神
人之憤得以小洩焉時朴公弼周赴召陳疏請以
景廟疾患摻入大訓以明辛壬人乘時構禍之意趙
顯命朴文秀疏沮之公疏如此上以所陳者大意
雖是侵斥大臣實爲慨惜爲批又於相臣之批
以爲耆舊之臣深慨本事雖不擇文字於卿何有
上意蓋優納之也丁卯王大妃周甲覃恩陞崇
政資戊辰以公年八十照例加崇祿公自春末示憊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經數三朔起居應接與平時無甚異侍者不知其危
公自度終不起乃有遺誡以奉先之節申申訓飭六
月二十五日乃先夫人諱辰躬行裸獻七月朔朝以
傳家之意告于祠宇仍移奉於大橋本第猶能強疾
拜送子弟親朋勸邀醫診藥却不許曰八十而死命
也何用藥爲初三日命進盥親沐浴其翌日取便面
手寫康節臨沒時五言詩示諸子曰今日乃康節亾
日也故書此者蓋取浩然獨無媿之意諸子請謝客
靜攝公不聽士友有來問疾者輒加冠帽與之談笑
或執手告訣夷然無怛化意人有書存者必手書以

答戒飭侍者曰臯復時易致蒼黃失禮必詳慎一切
遵禮語及時事慨然憂嘆曰真末如之何者無可言
無可言疾革揮婦人出門正席考終是月八日也訃
聞撤朝市三日 弔祭致賻如儀士類莫不齋咨爲
世道悼惜焉以其年八月廿日葬于瑞山蓮花山北
蓮花洞乙坐之原貞夫人李氏先葬而耐焉公容儀
雅潔和溫性度剛方亮直精神朗澈英爽知見透悟
言議峻正處事詳謹其孝友亦天得也母夫人久寢
疾公善扶將三十年如一日及貴以祿不逮養爲至
痛每誦范文正親不在之語未嘗不掩涕值喪餘必

屏海集卷之五十一
沐浴齋戒儀物盡誠盡禮戊午居廬亦可見加人一等也凡屬祠宇墓道者爲之無欠闕遠代墳山守護有未盡者公倡議諸族收財營理以圖久遠一妹孀居孤貧公愛矜恤養一視己事逐朔分捧以繼其食所有雖微細必分與在謫貽書諸子勉其隨事眷護及亾公己年迫八裘冒祈寒行數百里必臨壙哭訣其愛友之篤如此從弟遇慶幼失怙恃尹夫人撫養以至長成公半世同室終始親愛眷恤無異同氣公清踈羸弱殆若不勝衣而盛精魄有膽氣所爲或多或少有快活之事豪宕之習蓋不欲局曲態耳少時得一

空舍約會同研約中人先往宿爲鬼魅戲玩來鬪然公笑曰莫枉了吾且宿是夜無前事諸人晏然同會平生愛好人如遇可意者談論灑灑惟恐其去雖要路劇地賓客簿書之煩而不以爲厭苦居官凡物非關自己用處或闕不恤也自奉有前例者雖豐不辭也素好繁華遊賞非埋沒寂寥者類而閱歷滄桑西遷南逐窮山極海備嘗艱險塊居丈室粵屢旬不聞人甕音而亦無湮鬱愁寂之意至於當可爲之事不計利鈍必勇往做爲遇可言之時不顧死生輒盡言不諱至勞動困苦人不能堪而獨不難於耐住極患

厚澤集卷之五十七
難危懼見者代怖而亦不至於隕喪常以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者爲平生行己之要臨事必多恕小私雖
有利於己爲害於人則斷而不爲雖細瑣佩携之物
不以我之劣而換人之優其大者可知凡任事於人
量其力之可堪者任之其難堪者不以威強之旣任
之不更疑貳使自盡心在家在官皆然或未免有見
欺人有譏之者公曰以方而欺之見欺者何傷任之
而又疑之隄防訶察惟恐其欺者非士君子處心公
平居早起日必櫛櫛有常數盥洗整冠展拜廟門外
所居必淨掃書冊几牀必位置齊整終日竦肩而坐

非大疾病無疲卧時風寒雨濕必謹避之自少至老
無天行感疾平日聲色無疾遽接人披心見誠傾倒
無餘雖狎未嘗有慢言戲容與人成說未論事輕重
難易必踐乃己如尋常過從約日則必赴雖等閒細
瑣必有一定規模公晚歲以來頗致意經學以爲人
爲萬物之靈者以其有是心也豈可以心爲役於身
外無益之物也凡於世間物事遊絕嗜好如蒔花種
竹閒中經綸而亦謂其費心力不肯留意嚙草奕碁
等習素稱難止以其損神而妨於看讀一切停廢非
有尊客竟日看書公自言半世辛苦用力專在科學

莫非為人到今衰晚遂初歸來世念已冷實有水落潭空底意始欲收拾桑榆之業而日暮途遠不敢為泛濫之計只取有益於身心文字着意思索轉覺有味雖心性奧處用工次第亦庶幾彷彿可見而神耗氣退百體頽弛收斂振作已無其望本原之地尤何以有一分實得耶甚恨其不早致力也其所自言者雖如此而若朱子大全語類之類專心肆力沈潛玩繹實地得力者不但為秉燭之益而已每以此勸勉後進者誠心勤懇而士友合席講討疊疊亦多有好義理好見得令人聽之灑然語類中切於心學者手

抄親書朝夕寓目以為體認而服行焉所著家誠語多切至以為為士者雖不能以學問自任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不可不知世所語名下士者多不知心性情為何物此何異馬牛而襟裾也兒時必讀小學及長必覽性理諸書明知為人之理則其大成就或不望也若非理不義之事想有不肯為之者亦豈非幸耶凡我子孫不怠此言若能畱心經學必知吾言之有見也戊申以後世道大變蕩平之論作一時義士流之初欲自好者稍稍褰裳末乃幾盡投合公與四五卿宰嘅說時事各言出處公曰今日士類之所秉

持者即討亂逆辨 君誣也進則必伸此義否則退
死邱壑若不顧義理惟爵祿是趨豈可謂士類出處
哉吾則已自定矣一坐皆憮然曰未來事何可一言
既也公終守素持之義更不落脚仕路真丁未後完
人也至於戊午一來必欲於僂訣之前一覲 天顏
而事與計違西僨承 命義係徃役異於仕宦而噫
彼人言可謂不知人甚矣直齋公官執義 中宗大
王王子德陽君歧之後曾祖龜川君晬光海時倡宗
班上疏言 母后不可廢名振一世稱我朝之劉宗
正也李夫人生長儒門婦德甚備貞淑慈良事夫子

順而正奉尊姑孝而謹享先祀遇宗族克盡誠禮夫
黨咸稱女士焉與公生同年先公四十年而卒舉二
男漢明漢房皆郡守二女適都事李希益府使俞直
基男漢孺女權五性妻側室出漢明男聖柱有才志
學早夭次祥柱餘幼女參奉朴道源申景雍趙重賚
妻一未笄漢房男鼎柱女黃仁熙朴相圭妻曰興堦
塲塲注書柳脩金東淵妻都事出曰彥鏤彥鏞彥鏞
彥鏞府使出權五性一女未笄內外曾玄摠略干鳴
呼竊嘗見尤庵先生撰重峯趙先生之狀以斥倭事
與辨論東西邪正爲一篇命脉盡錄先生全疏而不

憚其繁八松尹公之狀則又以前後斥和疏屢書而不一書之蓋以此爲二狀之大義理也公之討逆諸疏亦當世之第一義而辭嚴義正直截洞快雖不能見施於一時亦可以筆誅於百代其於衛社扶倫之道豈小補哉今狀公之言行謹敢用二狀例凡係是義者不嫌重複小大並載以俟立言者之裁擇焉記昔己未之秋鳳九一至公墓廬公爲示斷爛瑣記蓋公立身本末也公謂余曰君有後死之責不妨爲邵堯夫之叔弼耶鳳九曰恐非其人一笑而罷今者漢明托以狀役愴念前言不忍以拙陋辭謹敘次如右

崇禎甲申後百單六年己巳秋坡平尹鳳九謹狀

徐孤青先生行狀

先生姓徐諱起字待可初號頤窩又號龜堂其曰孤青者晚年卜居孤青峯下學者稱所居而號先生者也徐氏貫利川考龜齡先生所出微其先不可考嘉靖癸未三月二十日先生生于湖西之藍浦帝錫洞村第生時異香滿室赤氣亙天人異之兒時樵採于野輒空歸長者詰之先生曰有鳥飛鳴上下爲窟其理不覺日之暮矣長者曰是果何鳥曰方春地氣上升故此鳥乘是氣而上下之也聞者皆稱神童七

歲學於鄉塾塾舍將毀先生作詩示師長曰書堂長
勿毀使我學聖賢其師嘆賞不已母嘗邁疾幾不能
救先生割指灌血疾輒甦年纔八九歲也稍長能自
劬學肆力於百家諸書自得深造尤好釋氏弱冠見
土亭李先生略聞爲學大要翻然悟曰吾道在是盡
棄其學而學焉時土亭在保寧先生所居洪州二十
許里日日徒步往從不以寒暑風雨或廢三數年如
一日後或間日或三四日一往則先生自懼其終怠
其立志之篤爲學之勤類此土亭謂重峯趙先生曰
待可忠信可仗誠通金石何患不到聖賢地位以土

亭言就學於履素齋李公受庸學等書又從土亭周
遊四方扁舟入耽羅登漢拏之山臨白鹿之潭望南
極而還念鄉俗鄙惡欲行呂氏鄉約知里中惡少終
不可化携家入智異山紅雲洞山之最高深處縛屋
力墾篤學不輟糧絕則煮山梨以充飢不以此爲憂
土亭與重峯爲至先生所居合席講學幾日而還遠
近學者聞風全集請業者衆經四年乃出山叟卜公
州之雞龍北麓名龜谷居未幾又逐水小下移占孔
巖卽孤青峯之北也溪山繞繚洞府幽夔眞隱者盤
旋地先生靜居閒養仰思俯讀義理精微剖析無遺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允濠於易學所造者日益高明學者莫不服師而及
門之士殆不可數先生嘗得朱子真幘掛在半壁昕
夕瞻拜有行則必奉而隨身所止亦不廢禮嘗曰朱
子後孔子欲學孔子捨朱子何由况親奉遺像恍如
親承面命吾所以敬尊愛慕者無異七十子之服孔
子也是以先生問學工程一遵朱子門路而教誨學
者亦不出此又與徒弟議成廟貌以祀朱子方伯守
宰皆出財以助成之遂奉真影以鄉賢李石灘存吾
李評事穆成東洲悌元配之扁講堂曰博約兩齋曰
進修踐履先生日至院齋與諸生諄諄講說每月朔

半率諸生入廟庭焚香祇拜重峯時在沃川以竹杖
芒鞋相往從論道講禮以至天象地理人事之變靡
不究極又作璿璣玉衡以渾天地度數日月行道絲
毫不差先生嘗策杖出門五六日而返有不豫色門
人問之先生曰宋雲長來在報恩往訪之太守趙汝
式待雲長甚盛其居處服御一如太守雲長若固有
之在汝式固然在雲長邇命累蹤無已泰乎以是余
不豫也又與土亭訪南溟曹先生家時南溟小出見
其齋居几席高明華院心惡之以泥鞋躋之示嘲責
之意南溟歸而見之笑曰必李徐二子過此也先生

規模簡儉與曹宋二公不同如此重峯嘗從先生於
智異講易語及出處重峯曰 主上待我不以禮義
不可復仕矣先生正色曰人君雖或少恩臣子不可
不忠於君重峯感激流涕後丁亥重峯上請絕倭使
疏歸而見先生先生責曰土亭先生以公爲遠大之
器望之若山斗今直爲陳東澹庵之流乎重峯曰試
觀吾疏先生掉頭曰吾固不願見矣輒面壁不語重
峯乃自讀其疏讀未半先生不覺起立整冠再拜曰
賴君此疏吾東將免爲夷狄其真抑洪水驅猛獸之
徒乎鄭介清始以思庵門客欺世盜名交遊士類先

生亦與相熟及己丑汝立之獄介清收坐李西溪得
胤來告先生曰介清欲援先生奈何先生怡然曰余
實知介清任之而已言貌自若講學如常蓋不以禍
福動其心也辛卯先生年六十九冬疾示德謂家人
曰明年必有倭亂毋避賊於九嶺仍遺戒子孫以十
二月十三日卒葬孔巖幾里某坐原島夷之亂朱子
祠毀後庚戌夏建廟宇倣南康故事別立祠於廟傍
祀先生又有儒生疏請先生與重峯配食朱子廟
仁祖大王并可之獨重峯享廟內先生尚闕陞配嗚
呼先生天稟傑特豪邁行己謙恭淳慤以鄰於生知

屏溪集卷之五十七
之資用刻苦問學之工至其成就則德性渾然於中
盜粹發見於外真間氣之生稀世之賢者也雖文獻
之家詩禮之庭如先生者實不易得以先生之地以
有先生者豈非天之生賢本不係於世類也耶惟是
先生之沒兵禍蕩析後承孤惇既無著述文字傳示
於後未聞當世君子闡明於前其造道之崇制行之
高不得以詳之也然古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先生
學於土亭先生而東洲龜峯重峯沙溪諸先生皆從
遊講學思庵朴公頤庵宋公亦樂與之往復交好如
西溪李公諸賢學於先生亦多宿學卓行之士觀於

此先生之學之道蓋可知矣澤堂李公亦以爲先生
明經授徒得於花潭者多其以先生少無師承究索
工專故以此言之耶先生以朱子爲後孔子而自言
敬尊愛慕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云則其平日之倚衡
渾則專在朱子謂其學出於朱子正脉亦可也同春
先生常言先生論孟子勿忘勿助之義曰與把握雞
卵相似有力則破無心則亾此從古先輩所稱難解
者而先生之言的不失朱子之意於此一段可知其
學之所造矣何必文字之多乎哉第以先生之慥慥
於朱子脚下而終不得從享於朱子者只以名分之

為可拘不究問學之為可貴東俗之迫隘甚矣可勝
歎哉可恨者先生之生後於退溪二十二年其死又
後於栗谷七年與兩先生并一世而居不滿半千里
不一相會合聞其正學大要也又無一言槩見於兩
先生文字亦豈非先生之不幸也耶先生五代孫行
遠舊從晦谷申公愈學裒收家傳舊錄諸家文籍合
為若干條粗成一杏書以示鳳九為壽傳之計鳳九
平日尊服先生者不後於人茲謹撰次如右時 崇
禎再庚午正月日後學坡平尹鳳九謹狀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七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八目錄

行狀

傍隨窩李公 益 行狀

觀瀾齋高公 晦 行狀

一石朴公 惟棟 行狀

承旨成公 震岭 行狀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八

行狀

侑隨窩李公

公

行狀

壬辰

公諱岱字叔固讓寧大君諱禔九代孫也讓寧實我
太宗大王世子而讓德自廢以啓英廟之聖治是
號讓寧也文正宋先生以東方之泰伯稱云諛頰坦
以大君後三代皆封君有璘始西叙贈判書判書生
贈贊成諱元友是公高祖也贊成生郡守諱轂郡守
生縣監諱光後縣監生司諫諱性恆司諫歷事仁
孝顯三朝出入臺閣以敢言名當世娶學諭黃奭

屏溪集卷之五十八
女學諭考長溪府院君廷瓌也以天啓丁卯正月二十六日生公公幼有異質及長氣度出等夷見者期以遠大早業科學晚遊文正公門文正美其器嘗有人舉公謔戲短於文正文正笑曰非叔固不能爲此也 崇禎壬辰中司馬甲辰筮仕除 章陵寢郎未幾坐內摘奸配沔川實罪該同案而公憫其親老在堂不自辨人擬劉柳故事庚戌敘拜青巖察訪都事有濫騎者公曰於法不可報巡營以去就爭壬子移宗簿直長甲寅陞主典獄簿時羣凶滿朝視士類耽耽公遇誣兩賢者郭世健於稠廣面叱之其黨益狠

之及賊鑄在銓故以獄官困之公遂棄歸唐津丁巳移海美之前川結小屋讀書其中文正先生書傍隨窩三字又小記以贈之蓋因前川之名而取程先生傍花隨柳之意也庚申更化始 除刑曹佐郎病遞旋拜監察冬出爲昌寧縣監三年辭遞御史以善治聞 上特賜表裏以旌之邑民立石不能忘甲子又由殿中拜昌平縣令乙丑以治最移全州判官臺啓以全本文窠爭之 上謂此人治績素著不許其啓卽止而公終不赴丙寅復入刑曹爲佐郎兼差 尊崇都監郎廳移工曹秋拜咸興判官翌年邑有綱

房溪集卷之五十八
常獄罷歸戊辰以惠廳郎 除仁川縣監己巳春世
道大變文正避謫海外兩賢繼黜聖廡公慨然歎曰
此豈仕宦時耶遂歸前川當時士類多有棄官者而
實自公先焉及 坤聖廢黜倫常墮地公無在世意
日以盃酒自娛而不復渡漢而北其後有漢城判官
之 除不執丁丑又因雷相之辟拜江華經歷引年
竟不起以癸未十一月七日卒于正寢得年七十有
七己亥司諫公宰宣川公在京一日忽肉顫公驚曰
或者親疾耶即借撥馳省司諫公已疾病矣適有
拿 命曳疾寸前至高陽傳舍竟不救時夫人黃氏

在唐津聞喪水漿不入口未踰半月繼沒公方返櫬
路聞訃一日夜疾馳三百里及至家含斂已卒矣公
孀遭至痛哭泣號擗如不欲生鄉里不忍聞三年不
食菜醬只進糜粥致瘠成疾幾不能倚杖而起見者
莫不危之惟其稟氣之確幸不至於滅性而尹淑人
從公守制居半歲終不勝喪焉公苦塊病劇時先夫
人必夢見而勸之肉則覺輒病愈如是者數此可見
哀毀之誠有感於先靈也居官御下尚猛吏隸輩不
敢仰視至於遞歸而有或不知面者莅民甚字恤歲
時以酒肉餉邑中耆舊有過時未嫁娶者必助需以

成禮律身清約累爲邑而歸卽蕭然或至菽水難繼而曾不以此見於色也及其晚年鄉居厭世澆漓意不到榮辱言不及時政樂與村翁野老諧笑歡飲而惟其狀貌嚴威言論正截故鄉人之善者從之不善者憚之如有非道理者私相戒飭曰若使某聞之以爲何如也見人之厄困流離者必隱於心而拯濟之至以衣服車馬共之無難也鳳九家大人以公同門人邁己已黨禍將謫而無所歸公先已歸要以舍之飲食寢處與同之此古人所難也庚申文正自海謫承命入朝時諸公新經土禍時事艱危莫不欲倚

重先生而勸留之公獨謂文正曰先生在朝能救一分世道則可不然不如還山文正歎曰今日愛我者莫如我叔固也及文正歿爲制師服而服之奔哭於萬義初與尼尹爲三從親情契甚摯至其自絕於師門而有慢語於栗谷先生則移書責之絕不相問也當老少際有名官之羿穀文正者適遇文正之孫疇錫於公第稱說先生言貌諂詐公揖送疇錫曰此等態吾不忍視也無寧君先起其人面發頰卽謝去有士友以非罪縲紲陷不測地嘗與鄰交一名官相對慨惜其人及當查啓反構捏益深實爲媚時人計公

以爲此非人所爲即絕之公品性剛果襟懷開爽卓犖尚氣槩不肯隨人碌碌而見世之滄滄孰者恥與爲交至於權倖之隆崇者見其非嚴斥之不饒以此終身困於下僚而不以爲介焉卒之翌年正月葬于唐津之先塋坐壬之原妣尹氏蔡氏祔焉元妣獻納璵女己卯名賢漆林君壽之後繼妣進士弘俊女有三男三女男讓錫參奉寧錫大錫女適縣監崔後徵士人宋宗錫安萬泰蔡氏出也側室男君錫讓錫男泌活活早死三女朴泰觀沈鳳威具樹勳妻寧錫男意汲漶二女金恆慶尹燻妻大錫男濯女金德涵妻

崔後徵男錫泰進士婿金益慶李喜慶參軍李衡秀正字李大元林象奎李崇坤李奎漢宋宗錫男長源海源真源斗源婿成道東趙和璧一女幼安萬泰男二幼婿梁益寧都正檀君錫無子取從姪波爲後泌一子東宋內外曾玄摠五十餘人司諫公與權公聖源爲知己友遭光海昏亂共居南原己亥高陽之喪權公聞即赴哭親自斂棺數世因修孔李好今者公長胤讓錫爲請銘於權公之孫寒水先生以鳳九爲公故人子要狀公事行不敢以陋拙辭謹略書所見聞者如此敢庸俟我先生財擇云

觀瀾齋高公晦行狀辛酉

公諱晦字汝根遠祖維官僕射兆基官平章以慷慨
清白載麗史兩代皆文譜進及我朝受命有鳳智
以耽羅星主來朝康獻大王寵禮之其子得宗文
科以直提學登重試官參贊始北遷漢師四子皆登
第揚顯太僕正台輔即第三舉也是生承旨繼祖寔
公五代祖也生父諱省久儒雅著稱以童蒙教官秩
滿陞六品職實賊鑄秉銓時也遂不仕歸松楸終老
焉生母姜氏司評迺之女京畿都事贈判書忠烈
公壽男之孫贈諡忠烈存齋郭公趨之外孫性孝

謹尤菴先生稱真女士云公皇考於教官公為伯氏
早歿無嗣以公為子公生於崇禎丙子自幼言笑
不妄舉止雅重見者以遠大期十三祖母歿承重執
喪津禮如成人姊婿張參議善冲嘉歎曰無媿為是
父子十四五盡通經書有志於向上學不屑公車業
請學於樂靜趙公錫胤趙公曰吾不足以為君師作
書托同春先生而學公因遊於尤菴先生之門兩先
生皆淡許之自此所交遊皆賢士聞人而為學亦日
仔仔不怠甲寅鑄黨用事以禮論構禍尤菴首被竄
謫追罪同春至及泉壤公與同門人洪得禹趙相愚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諸公上疏辨同春冤誣共被竄竄年蒙 宥歸矜川
先壟下結茅杜門讀書惟以績學爲業時石谷宋尚
敏進論禮冊子痛辨尤菴誣慘被桁楊士類多株連
而公名出鞫援知舊爲公莫不惴惴公終不動曰死
生有命何足慮庚申夏化大 召遺逸士文谷金相
國諸公以公交薦於 朝授 昌陵參奉公辭不就
張公請於尤菴勸公仕先生曰高君見識精明自當
審於出處甲戌亥石朴先生在政府又薦公經明行
修旋 除麒麟道察訪公以爲 恩命屢下一不祇
謝則於義不安乃詣 闕肅 命而不赴任後又

除 永禧殿參奉翊衛司侍直至擬於春坊極選則
朝廷之眷注公者可知而公皆不起其爲麒麟也伯
氏勸以貧仕公曰貧吾本分親不在堂吾已老矣豈
爲區區口腹計哉公之志蓋介如也公幼受業於閔
教官巖閔公沒其子世益有狂易疾不服喪其家問
處變之道公引朱子喪服劄語議於玄石玄石亦以
爲然世益之子慎遂代服其喪公又以此質疑於尤
菴則先生反覆論辨亦以喪服劄爲定論而使閔氏
告于宗伯以聽 朝家指揮及黨人之誣先生此爲
一大關楨公本無意於進取而其終斂迹不仕者蓋

亦有傷於此也公自以既不從仕則無關時事凡於時政得失未嘗刺口騰論而至其世道日漓是非日淆則亦未嘗不憂慨嗟悼儕友酬酢之際必痛祛彼此辨別黑白誠心所到莫不信服有平生知友新登台司書問公補君之策公以去私意布公心收拾士類爲先而又引尤菴先生赴 召時請放被譴人故事以勉之時丈巖鄭公澹并三學士言事在謫某相與四人者臭味不調而首請蒙 宥蓋以公言議之見重也公孝友天得母夫人病病公嘗糞禱以代某及喪居廬歎粥夜毀踰制後居父憂如前事伯氏如

事父愛敬備至嘗戒子弟曰口不可利談手不可貨持又曰爲人子者孰不願榮顯父母自有定分不可妄求况近來科第類多巧宦家法門不願汝曹之效此習也惟各隨才分讀古人書不陷於不義無貽辱父母孝之職也辛卯疾沈綿宋公炳翼同春先生之孫往省之有憂危色公怡然曰有生之初脩短已定吾何怛化哉所幸吾死無日今而後始免上累於先師可以歸拜泉下但有九十老兄此難以瞑目也疾革季子道中割指灌血公少蘇開眼責之曰當以天年終母以此亂我仍語諸子曰喪固稱家有無且吾

屏溪集卷之五十八
不喜紛華斂襲用褻衣衾行喪以紙輦駕牛構草廬
一間於墓下以奉几筵聊遂我平日之志以七月十
一日卒壽七十六配平壤趙氏進士公益之女正言
滉之孫副提學仁後曾孫婦德甚備粗通女範事舅
姑誠敬公貧屢空孺人每對公色無憂及聞有除
目輒勸不出曰分固可安近世黨禍亦可怕也公修
齊之實於是可著而公安處分不爲妻子累者孺人
與有助焉先公四年沒至是祔公葬寶衿川之先兆
卯坐原也男長道原早歿次道說李卽道中三女爲
士人崔暲崔興道尹鳳昌妻道原三男得聖夢聖生

員宗聖女適進士姜孝溥道說二男啓聖天遇聖二
女適宋必重李崇載道中三男學聖復聖宅聖二女
長適李秀沆次幼內外孫曾摠若干人嗚呼余以故
人子屢拜公終南之下嘗見綠槐滿地几案清涼公
肅然靜坐終日看聖賢書或彈琴數曲興止則已余
時年少識嘗不知公所造如何而亦能欽仰公靜中
閒趣自得於物累之外矣晚而登寒水先生門聞先
生言以爲嘗於華陽師席見高汝根答慰書時汝根
在生母憂其書一用叔母喪書式一座莫不訝之老
先生曰君輩不知耳此真知禮士不失程叔子義者

屏溪集卷之五十八
也余然後亦知公明於禮學處之甚嚴也蓋公稟氣
端粹操履貞固早遊大賢之門得聞爲學之要不事
邊幅而內治嚴密規模雍容而持守者謹確莅禍難
而不懼不懼臨死生而恬然如歸非有得於實地能
如是乎尤菴先生嘗記公所居之齋曰自存心處己
以至接人應事莫不惟本之務先生不苟毀譽而其
稱許如此觀於此公所學所存庶可知己若其禮節
之謹嚴氣象之閒雅其亦本之於此矣夫公之諸胤
以爲當日拜公牀下者惟鳳九在而知公之詳亦莫
如鳳九托鳳九狀公言行自顧蕪拙無以闡揚其萬

一而仰念昔日撫頂之恩不敢終辭謹據家乘所錄
而又摭平日見聞者序次如右以俟知德者財擇焉

一石朴公

惟棟

行狀

葵友

公姓朴氏諱惟棟字時甫號一石上世有英高麗侍
中孝誠入我朝官江陵府使以清白著名特恩
禮葬府使生縣監原直縣監寔生將仕公參奉公從
父諱應勳有學行學者稱梧村先生公學於家庭誠
孝通天至感其所畜妣趙氏重峯先生之妹性莊嚴
行有禮通孝經小學先生嘗曰吾妹女士也萬曆
甲辰十二月日生公公聰悟九歲能屬文十歲代人

屏溪集卷之五十八
挽詩有黃鳥幾年悲去國白頭孤迹困他鄉之句膾炙人口聲名播近遠稍長喜讀百家書於學庸易尤用力焉就沙溪先生學得與九菴同春兩先生爲道義交公性至孝在父母側未嘗有大聲色惟親意是順有一弟三妹盡友愛與弟居一室弟或出晚還則公出門延佇或不還竟夜不就寢弟亦悶公之待雖夜必還焉前後喪制一切用文公家禮祭祀必盡誠敬值國忌輒齋居不飲酒食肉居家制行自成一則而鄉里多化之者壬辰舉進士甲午朝廷薦學行授穆陵參奉旋棄歸丁亥又拜慶基殿參奉

己亥拜社稷署參奉或數月而歸或不拜命焉結茅於黃澗物閒山下玉溪之上後夏卜石橋之活溪愛其林樾幽夏水石清洄自舊居安定村時來去之作百源之靜坐其堂名一石者在玉溪矣公專意爲己學終日儼然端坐潛心玩究者必周程張朱書而日與村儒鄉秀尋行課書而因其材訓誨不倦每日心經近思錄進修之指南朱子大全地負海涵義理淵藪惟此可以終身究竟法云對宗族子弟言必諄諄以孝悌勉之或以先輩嘉言善行教警之如朝廷是非官政得失至於營產冗瑣之說不設於口家甚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貧瓶粟屢空怡然不以爲意及尤菴先生荐棘長鬢
公寄詩以示慨世之意先生酬云惟憐安定村居士
鯤卧滄溟未脫髻其相許公者如此先生自巨濟
宥還公相迎於松溪書院與先生謁廟率諸生行相
揖禮公年七十七作黃溪志建置沿革山川謠俗土
產人物撰述甚詳時尼尹貽書別人有誣背師門語
公憂其爲斯文禍寄書警諭以明生三事一之義勉
其自修蓋愆之道拯咎書以爲學無實得處義謬妄
貽羞先人致累世道自惟罪戾死猶難贖云矣公年
踰大耋猶神健精旺顏韶不衰莽蒼地或負杖徒往

又不廢看書有時興至引壺自酌索筆題詩詩思豪
健筆力縱橫尤翁聞而貽書曰老兄可謂烟火仙上
下千峯不減誠齋學何道而能如是 崇禎再戊辰
卽公八十五歲也自春示德二月某日召子孫男女
諭曰汝曹其兄弟和夫婦敬宗族敦睦又招親黨少
輩故人子弟各勉諭之後數日晨朝使侍者扶起盥
洗手自書杜子美詩優與先生成永訣九原泉路盡
交期一句付諸孫曰我死送于尤翁日未改優道然
而逝先生發書一慟答護喪曰當此世道之壞又失
此文不但朋儕之私慟而已又送其孫操文哀之公

厚溪集卷之五十八
娶和順崔氏宣教郎德鳳之女文惠公善門之後有
淑德焉先公卒洎公喪祔葬於縣之掛榜嶺西坐之
原男含章有儒行獻章有文藝天章三女士人李文
龜柳時潭參奉郭檢其婿也側室三女長次爲護軍
金世衡士人姜碩三妾季金震敬妻含章四男漢舒
漢俊漢泰漢恂一女士人金國輔獻章二男漢良漢
雲二女士人李義果沈惟敬天章一男漢吉天內外
孫曾數十餘人公諸孫裒收公遺文摠四杏藏于家
後因遠近士論從梧村公配享松溪書院嗚呼余嘗
觀九菴先生哭公之文曰兄自幼習聞重峯先生道

德之高以爲師法之地兄之行誼安得不若天成也
又曰逐日躬自漁獵入廚具需夜而讀書以飭其身
推此而論餘皆可知此余所以終始愛敬之不衰也
以先生一言之重其言之鄭重若是後之尚論公者
誠無以改評矣蓋公以梧村公爲從祖以重峯先生
爲內舅其內外世德之懿已如此况參奉公至行天
得大碩人女中士行平日家庭教誡公者有非他人
所得得而又能取資於賢師友其栽培之深厚如此
實行之化行州里者固有由矣小學稱呂榮公之賢
而曰內而正獻公申國夫人訓誨之嚴外而焦先生

厚澤集卷之五十八
化導之篤故德性成就大異眾人如公亦可以以是
云矣若其明於陰陽之分憂世道則見識之高度
越倫類而至於大化之日盥洗題詩神情不錯告訣
者皆勉戒之語眷眷者只在師友無一言瑣瑣怛化
之意非平日持敬之篤而誠於爲善者何以至此余
嘗往來湖嶺間聞公之熟今慶運爲示公家狀謁余
狀行余於公嘗有景行之意謹撰次如右以俟立言
君子之財之慶運公之孫漢俊之子以文行稱

承政院同副承旨成公

震吟

行狀

公諱震齡字子長成氏籍昌寧以諱仁輔爲鼻祖至

檢校侍中昌寧府院君文靖公汝完始大顯文靖有
三子大提學文肅公石塔左議政獨谷石璘判書桑
谷石珣俱爲 本朝名臣文肅生觀察使概觀察生
燾號仁齋與從姪三問直集賢殿同被禍謫金海仁
齋生聃年號靜齋 成廟獎以忍冬寒蟬父子皆官
校理靜齋生夏山君謚襄景公夢井襄景取兄府使
夢宣男禮元爲子東洲先生悌元兄也官庫令 贈
封昌成君是生禮曹參判壽益卽公五代祖也副學
公坐檢擬鄭松江子惡於仁弘遭譖誣罹 譴及廢
母論起立異庭議出補按關東以卒號烟江後數世

有隱德養閒不仕而皆以文詞見推同知公固窮行
義教子孫有法公生於 崇禎後壬戌十二月十四
日幼聰悟絕人善疾不學年十二始課讀一歲盡曾
史七冊暇取春秋胡傳易啓蒙等書終日潛玩蓋略
通大意能樂而不厭公之爲學取善思索自兒少時
已然自此遍讀羣書輒會極於經傳嘗言吾十八九
時所看書至千餘卷己卯丁內艱時未弱冠執喪如
禮乙酉隨同知公遷寓西郊之德坡山下家事益剝
落殆人所不堪與伯氏講讀不輟外物不入於心自
號懶翁自敘曰吾懶於名利懶於交遊懶詩書懶生

產懶酒懶色懶博奕諧謔也冬鳳九携書入古靈山
寺公已讀易于山中甚有新知之樂公每說得意講
學於是爲最云辛卯中進士越二年擢文科卽 除
堂后假官不就隸槐院恥鬼服謬習亦不肯仕公自
少已畱心經學至登第遂益專精仰讀俯思日有所
進嘗遊湖西訪李公東尹公焜於巍巖劇論太極人
物性未發等說歸以屢百言申之往復於二公丙申
冬出爲利仁督郵尋擬說書不做翌年春因微事遞
罷郵况素稱饒膩蓋以所賦多濫公以爲吏卒之殘
疲皆由此也就支供米錢雜物之不正名色一切蠲

汰奴婢貢布弊甚多逃散公以有土無土尤甚分三等每等又分三等視力均俵其最甚者全蠲減此朱子南康時下戶免稅之遺法也舊自十歲徵布悉令退溁丁令必十五而徵吏卒之出使者每四五人出一人行餘皆助糧行三百里外者官給其費歲大侵公躬巡列驛至誠撫賑賴而全活者甚多及還家人閱歸裝惟布衾書卷而已同知公喜曰使汝肥橐歸養吾豈樂哉莅驛不過百日驛人誦服彌淡繡衣追聞公實政以恬素清簡律已蠲役 啓褒之銓曹用是陞敘翌年冬始陞典籍戊戌春卽遷禮曹佐郎適

值 嬪宮喪

王世子將用易月除衰之制公遂上

疏曰禮必有是服而後有是名服十二月謂之期服九月五月謂之大小功服三月謂之總今名日期而除衰於十三日名曰大小功而除衰於九日五日已非古制前頭當有練祥之節練練其服也祥除其喪也若除衰於十三日至練而無服可練至祥而無服可除矣宋孝宗居喪視事以朝服五禮儀卒哭後視事用微吉服未嘗除去衰服必待三年除之今亦以吉服視事有事於喪次服其服臨之以盡月數而除之豈不合於聖人制禮之意哉疏奏令大臣議大臣

或可或否 上遂下教曰我朝通喪定行古禮而獨於期功用易月之制誠爲欠闕今某以微末郎官輒付執藝之義疏論喪禮意在復古其言極是今宜從此喪始命儀曹舉行歷夏曹郎旋拜司諫院正言公自布衣時以幼學壯行之義自期者重以浮沈苟容之習淡以爲恥及承 聖褒出常則益自激仰必欲直前擔當圖報萬一時 王世子聽政之初也持平鄭宅河論金取魯不合瀛選至於避遞公達曰鄭宅河之論瀛選非宅河私言乃一世之公議也金取魯之參選人皆以其性氣麤豪不合玉署爲言顧其氣

勢所壓人皆畏縮宅河能言之凜然有乃祖之風遽置落科大拂公議又上所懷書以人主之心術爲大根本以敬爲治心之要而又以窮理講學爲致敬之方至於爲治之道則以官方之得人爲大綱領內而六部三司外而守令邊將莫不歷論又以尊禮儒賢招致朝廷爲求治之急務而至其論大臣則曰廟堂之上貽簠簋之誚被迎合之譏者得據右席何怪乎庶事之叢脞百度之不貞也時右議政趙泰采新登鼎席 上以大臣故嚴批責之公引避曰大臣之惟思保身依違迷亂者至於請停毀院而情迹盡露推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其趨利避害之私心必將權在君子則附君子權在
小人則附小人其爲國家世道之害有不可勝言三
司皆引嫌規避處置最後掌令金萬胄以冒嫌壞亂
請遞公職司諫洪啓迪劾萬胄曰成某以一介新進
論劾柄用之大臣其言雖過其氣可尚况其避辭專
斥 筵奏書院事爲斯文憂慨之誠有足多者其在
扶植之道固當獎詡之不暇萬胄不有公議突出排
擊至以壞亂之目勒加於言事之臣變亂士林之是
非摧抑敢言之風稜冒嫌論劾等語尤不忍正視恐
言路杜士氣沮而國不爲國請罷萬胄職所謂冒嫌

趙相之子觀彬嘗以公之擬春坊有云云語故也自
此嗔公者如屋而連擬臺望又斬 天點末乃出爲
京畿都事則公議惜之冬李相成疏誣公高祖副學
公會參廢論必欲擠陷蓋公之在臺劇論相成禁贖
之不歸公用秋曹請托賄賂狼藉相成至是反詈而
誣及公先祖公擊鼓就理逐條辨破大司諫尹鳳朝
校理趙尚健正言金礪皆言其誣而執義朴聖輅白
于 筵席曰成某之高祖某終始不參庭請至今人
皆以 西宮立節稱反正之後其子若孫歷揚清華
申訟備至庚子六月 肅廟昇遐公以軍銜入臨拜

屏溪集卷之五十八
兵曹正郎辭遞秋 除龍崗縣令旋支兩勅一應供
費節縮停當皆自官措民間晏然西俗質實民不知
方乃微粟谷鄉約分布里巷告以孝悌忠信之道親
君死上之義月朔會父老及村秀子弟以申明之勸
邑子課學一境興動絃誦相聞時 朝廷以戶結布
口錢等優否詢問列邑公悉計本縣戶結人口及軍
布元數審量以對大略以爲田結雜役移之於戶而
結各納布若干以充軍布之半則稍可救良役之困
而結布本非長策五家共出一丁略儉 國初五衛
之制則此尤便宜之良法云矣平壤民人有與 王

子宮訟田者公以爲 王子之貴不可與民爭利遂
判歸之民罷鹽稅蠲魚錢弛催科凡興利除害靡不
條舉辛丑冬內遷爲正言蓋士類皆欲公復八臺地
故有是 除承召未至聞三司削黜之 命遂還德
坡舊居自是時事一大變矣與世無相干涉日侍同
知公怡愉也退而靜坐則審理經史而已壬寅丁同
知公憂當隆寒虐雪不處火堦一遵禮制情文俱盡
今 上初服世道稍變尋拜公正言公嘗論斥趙相
而辛丑事可謂死於忠矣至是陳疏自咎焉時大論
斯張討逆方嚴簡書多自公刪定秋試士湖南還拜

侍講院弼善帶三字銜上疏爲陳 東宮輔養之道
曰師傅賓客接見甚罕 宮僚 筵講數行音釋而
尋常遊處阿保與居闈寺在側而已宜令師傅賓客
輪日入侍而廣求博識有道術者以備 宮官其未
仕者只帶書 筵官之名相與進講又無時 召對
從容坐講討論義理或說嘉言善行期於曉解 東
宮外內昵侍者必擇淳謹老成之人而至於休僕之
類俾無浮佻巧佞之相雜又采四勿敬齋夙興夜寐
箴或書曲禮弟子職等諸篇教 宮人內侍使時時
諷誦焉 上賜批嘉獎疏則 命畱中左議政閔鎮

遠 筵白公經學見稱朝紳 上以爲如此之人久
任不遷可矣冬移司憲府掌令公謂人主一心權衡
明正然後邪正之分忠逆之別可以辨察每當登
筵必於君心隱微處陳戒丁寧一日 筵對因輝賊
事 上曰予心泰然公進曰泰然之 教恐失矣賊
輝之罪天理之所當誅 殿下安得無忿懣之心
上艷然曰大學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 聲色甚
厲未卒發落諸臣競進曰憲臣失言矣或挽公衣而
止之公徐進曰大學此章之義 殿下恐講之不淡
其言心之病處只在有所字非謂并與忿懣而無之

也忿懣怒也是亦天理也舜之誅四凶亦只這忿懣之心也 上色辭小降 上每引洪範蕩平容貸凶途公陳疏辨之曰賊輝輩謀危 殿下此正當怒而怒則真是天理而 殿下以其事關自己反慮罪輝之舉或涉於私也故遂百般排遣此心強欲泰然是以一國之所當怒 殿下獨不之怒遲回隱忍寧拂一國公共之論而欲成吾含弘廣大之名是真箇私意其流之害豈止輝賊滔天誅也哉又曰蕩平之道不過曰嚮用威用各極其至而使天下會其有極而已蓋誅賞必嚴者蕩平之實也善惡無分者蕩平之

似也 殿下欲爲蕩平而反以似蕩平者爲真蕩平此箇意思已橫在胸中故雖知諸賊之罪有不容赦猶力拒羣情而不恤也又曰治平之道其本只在窮理誠意而已所謂理者簡易平直無許多屈曲盤回殿下於念慮之間頭緒太多反失正理所謂誠者取其自慊不容有些周羅掩遮 殿下於言語教諭之際未必皆實或淺或深傷於周遮亂賊之必誅即天網地誼而初以事關自己爲嫌終以失小信爲慮前後 批旨不曰蕩平則必曰公平 殿下豈真以容貸亂途爲蕩平公平只這箇說出於古聖賢故姑借

之以悅人之聽也 殿下之所以修齊平治者無一
順乎理而有其實也末復以講學為窮性之本又以
為必待經學之士乃可以開發資益遂薦李柬尹鳳
九韓元震李頤根參判李緯護軍尹鳳朝請置 經
筵之任且論 太廟之制請因 先王大遷祔之時
用朱子與先正臣宋時烈之議移奉 穆祖於 太
廟第一室以為始祖而 太祖 太宗以下羣世室
及四親之主以次而列末言追配先正臣宋時烈於
孝廟廟庭亟黜南九萬尹趾完崔錫鼎三人於 肅
廟庭配 特降嚴旨至有謂王言於悅人朝象何時

可定之 教公又因辭疏更論蕩平之義曰朱子曰
古之欲為平者必稱物之大小高下為其施之多寡
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是非曲直待之如一則
善者常不得伸惡者反幸而免是乃所以大不平也
殿下以蕩平眷眷於辭令而施於行事專以含容為
主聽 殿下之言則甚美考 殿下之實則反是因
舉 孝廟心術隱微最可深察之教請靜加省察
上批曰非其心而假借豈心學之正蕩平二字常在
腔子裏只是心中之出廷臣果如予志而無渣滓耶
翌日 下備忘曰扶直節獎敢言固治世之美而近

來則政注之際崇擢過激之人朝著何時蕩平由是公屢擬臺銜一切 斬除厚齋金公因求言別諭疏言公靳黠之由以爲聞有一臺臣大忤 聖旨顯示厭薄誰有犯雷威批龍鱗爲 殿下獻言哉苟如是雖下求言之教徒歸文具也云丙午正月閔相鎮遠以不克討逆呈辭解職公乃上疏曰大臣旣不能變其所守以循 上心殿下又不能少屈天斷以從下志大臣所守苟非其道雖斥罰放逐可也苟義所當然是 殿下所執誠過矣 殿下改卜他相其人果賢也必不肯捨討復而曲循 殿下其人果不賢也

必不欲拂君上而以失其寵是 殿下之得相賢而無用不賢而益害矣疏纔到院而新卜之 命已下矣及乙覽 上疑其有指 批曰新卜之日敢揣投疏語且深密特 命補山陰縣監政院覆逆啓曰成某累進直言無所忌避 聖上亦嘗以樸直獎之矣今其疏出於憂時願忠而至於枚卜一事不過泛論事體元無一毫深密預脅先撓之意而 殿下不少恕量至以心術疑之實非所望於 殿下者也請亟收還前 命三司請對同辭伸救兩司俱發還收之啓皆不從後數日 上講綱目因汲黯韓愈事而教

曰非以成某謂可比兩人也二君之逐諫臣予以爲戒卽令放還還拜宗簿正司成復除掌令公上疏辭職悉曩前後情外之教曰人臣事君只如此一箇方寸臣之見疑乃在此心殿下將何用臣哉秋以軍資正試士湖西又承災傷敬差之命仍遍遊華陽俗離諸勝前是凡擬臺閣講院幾七十餘望而皆未受點及奉命在外連承納言亞諫之除旋陞承政院同副承旨以在外卽遞丁未春以情地躡颺出爲春川府使抑豪猾字小民創儒院以正士趨改田制以均賦役其餘量後加賦峽田之稅重於野

田者皆欲變通而未及焉秋上進用一番人并罷前日伏閣三司公亦其一也遞寓西湖戊申途變起奔問入城亂已還西湖己酉以後間爲吉州牧使旌善郡守其蠲科外之賦整軍制之弊者一如龍春例而若興學之政莅任稍久視前施設尤廣其效益著其在旌也以爲關東新量率踈謬民不堪苦至於疏陳其弊改正田案不憚神勞毫髮必察無有贏縮民大僂之士友有貽書公以爲雖不免爲貧之仕至於張皇陳請則謂不識時義公曰苟在其位牛羊會計隨盡其責此正平實道理蓋公本意此時有成有烈

屏溪集 卷之五十一
者爲正言其從兄大烈公之舊知也爲來公問目下
義理之可言者要得文字公每歎流俗之諱言深切
世道之憂慨矣曾不識有烈意其有志言事方病宛
轉而口呼短疏蓋言亂途之繼起專由誅討之不嚴
云而其言李宗城事有烈實爲人誘脅自請添入而
公實不之知也疏入 上疑宗城事專出黨伐 天
怒震蕩設鞫於仁政門外親問有烈製疏誰也有烈
以公對 上以公怨毒國家卽命配黑山島有相臣
白某非識時人若以爲怨國則恐不然矣公聞 命
卽起曰君命不可宿也強疾盥巾精神燁然談笑欣

然如平日拜辭家廟顧謂夫人曰知君有身好生男
更無一言及家事客有唾罵有烈者公笑曰不足惡
也卽日渡江時公病委卧而又寒程疾驅不肯一日
遲留日添一日到公山縣旅舍竟不救實己未十月
二十一日也公之在途也一士友問今日事何如公
曰謂我不知人則可也事苟可言代述先賢己爲之
義理無媿雖死靡悔臨沒族子範朝問家事有可言
者乎公瞑目不答愾然若歎息者語音己不了了而
皆君子小人義利之辨又問今日忠逆之途似與稱
兵犯闕有間否公忽開眼笑應曰此蓋充類至義之

謂也是年春公挽人詩曰吾輩於今同運氣黑山纔免卽黃泉人以爲讖也二月某日葬于長湍坊築洞九鱗山西負亥之原土類之知與不知莫不悼惜相唁士友門人至有加麻者而範朝從學最久心喪三年吉州明川旌善等儒生數十人千里來賻旌善士民百餘人會葬郡館此可見公儒化之盛也若明川則又非公所莅之地而其儒士之不憚千里而來者尤豈非八人之淡耶臨溟書院門外有公去思碑其在院路者以公興學正俗之所在也至今諸生過者必瞻肅而去云公前配完山李氏 中宗五子德陽

君岐之後學生停之女孝友和順宗黨咸稱之先公七年歿葬與公同兆後配水原崔氏判書輔漢之後幼學裕慶之女俱視公秩封誥男瑞朝殤夭女長適尹必東次適金漢復天皆前夫人出取族子德朝爲後今陞上庠男見心今七歲卽公島配時在腹兒也尹婿子鼎烈早夭有一男幼庚戌秋 上於筵席教曰成某屢擬不點者予有意焉某在 先朝論趙相太過乙巳後乃謝罪其爲人踈雅而染於時俗矣筵臣有以爲人之是非不必前後皆同其論之也亦豈前後之必同也 上曰終始有病痛然不可無取不

屏溪集卷之五十八
欲永棄至壬戌春金相公在魯 筵白 上曰成某
爲人樸素全不閒世態文學優長居官大有清白之
名 聖教每以言趙相事若反復者然而故相生時
既能彈劾則不可謂追逐勢利而又以有殉國大節
故陳章自訟而已元非反復也成有烈事聞有烈實
多不從其言而窮迫援引故其子不見云矣 上始
命給職牒昔鳳九始與公講學於古靈余問曰近日
斯文是非何如公曰少年儕友皆以明齋爲是余亦
別無見也余曰程子以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爲格
致之事今日是非陰陽邪正之所由判豈不重歟况

是非卽吾之天則尤不可隨人而桔槔也公曰然則
不妨一場打說也曰此不可以言語究竟彼此疏章
徃復書牘世多有之眼公心明者見此可辨子其歸
而求之後歲餘謂余曰尤翁真正大君子尹拯父子
眞小人如許大是非吾幾誤着余曰何言之易也曰
前人事惟文蹟可據吾果盡見之矣尤翁則言言事
事磊落光明君子人也彼則出沒離合皆出私意而
其子於父事之師無可絕而故絕之畢竟禍福之各
異焉者心迹可見非小人而何此蓋公明白灑落與
其處於趙相者同一直腸正所謂惟從是處做去也

叔季之世能保純心者殆公一人而已此豈可與拘
儒曲士粗知是非而苟且媿嬰齷齪纏學者同日言
也惜乎 聖教丁寧不欲永棄則庶幾可謂知臣而
使其文學見識終莫能裨補 君德直節正論叟不
得警動朝紳 聖人度大豈向者惡聞之言終爲公
進塗之病也直是一展蘊抱竟闕於公之畸命耶抑
清議行於朝廷關世道而然耶嗚呼悲夫公器度渾
厚性情冲和平生無疾言遽色於一切世味泊如也
真孟子其爲人寡慾者也此其存過界分不待用力
已占多少田地是以酷嗜看書至忘寢食而不徒爲

博聞強記之士也必以聖賢之學爲己任而知日易
明德日易進及至晚年漸就樸實頭下做嘗曰道固
平易簡直只在父慈子孝夫和妻順之間從前枉用
工夫又曰心放己多收斂凝聚然後方有下手處至
其發於言語事爲者則由中及外一直誠篤無毫分
假借自流俗觀之或似齟齬闊略而考之義理不合
者鮮其事君也直欲以平日之得於聖賢書者行之
今日而做時說時人心我心初不暇計較蓋不肯苟
艱容僞低手下着也以此終不能試其萬一而身則
狼狽若以中庸之明哲保身者論之未知如何而惟

其白直坦蕩至誠怛然吾道在是而九死靡悔則真
可謂君子者類也歟公每歎戊申以後調停之論打
成義理而士流之初欲自好者稍稍褰裳末乃幾盡
投合則必以春秋先治黨與之法朱子賊也可恕僂
賊邊人之說峻斥儕友之逶迤者而至舉遯卦之義
曰乾之初二變而為遯遯之陰即昔之潛龍見龍也
而聖人比之為小人今日之蘭薰混蕪而變無復向
來真龍頭面則其可謂陽長陰消乎丁巳夏草成封
事首論蕩平之說必至亾國又辨儒者猛獸之 教
將啓焚阮之禍首尾萬餘言公知時事之無可為而

猶不忍忘或至慷慨流涕以為呂祖泰陳東不過一
布衣忠憤之激猶能上疏言事吾嘗與在侍從之列
豈不可一言極論以冀 明主之進退耶泥於子弟
知友疏不果上公猶胷中勃勃未已聞大諫金公鎮
商時有 召命與書曰此坤六四之時君子閉藏隱
晦其義固然矣然沮溺荷簞豈不當亂世哉夫子猶
以潔身亂倫譏之朱子遇遯之疏若其時以侍從召
之初不必謀諸耆矣此公之卒蹈駭機而不肯辭者
也亦可見公志之所存矣公屢與雄饒歸家之日夕
炊僂空在北州當春換衣俟其解卧去舊絮而服之

己未之病久泄旡旡夫人剪髮市米以供糜粥公揣知之不忍下咽甚矣其貧也其廉操清節在公雖踈節而亦足以警世之貪鄙夫也歟公嘗於麟經殆用專門之工以爲傳疏多門迷所適從參互考據雖家汪孫高之微其可取者靡不表章錄成一書名春秋摠要以啓蒙易之門戶淡加研究隨疑劄錄如圖書之三同二異饒乏消長析合補空等處首列先後短長同異因附己意多所發明至於明著策篇推演象數而間有獨到處蓋凡數十百段嘗於筮學略曉其法得精於術者而盡學其妙每言筮法與易道通如

律呂徑圍之率日月度數之分非筮莫究若全不解筮學與不學數小兒何異又以爲朱子大全地負海涵一生受用無盡三十歲後已能從事於斯常隨身不離謂劄疑簡篇甚繁手加抄節間附己意而黑山之行亦携兩書載橐蓋欲卒業而未能焉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其嘗與儕友講學也論心則曰蹠躄之心與堯舜無異以爲天地之間遊氣紛擾而湛一之本體常自若也惟此方寸之中通而不塞虛而不實氣之本體湛一者卽此而存以心爲氣則固可若以爲與血氣之清濁粹駁同一不齊則是朱先生人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之神明與虛靈不昧之訓只是形容聖人之心而衆人不得與也但衆人之心蔽於血氣有時而昏若血氣斂退則本體呈露無毫髮差謬與聖人同矣論性則曰性即理也禽獸之性與人同善以爲理雖萬殊而其實只是一箇理貫乎萬事萬物之中天之賦是理於人物安得分仁義禮智四者或與之四或與之一二乎又安得將四者之全而與人却將些子仁些子義些子禮智而與物乎人物既被命以生則氣稟不齊而理之全體無處不具一原即本然之性本然之性即一原雖朽木糞穢之中其一原之理自若矣

又有一士友論率性之道以爲氣質公辨之以爲張子謂由氣虛有道之名朱子釋之曰是虛底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張子之言蓋以道體由氣而著云非如盛說滾道器爲一物也太極是就陰陽定體上單指之理也道即就陰陽流行上單指之理也道雖萬殊而其實體一也遂引竹筩源泉之說以諭之其論神字則曰神之字本鬼神之神而仍爲神妙之理若易大傳神無方神者妙萬物陰陽不測之謂神專從理上說蓋屈伸闔闢是氣而所以神妙不測者理爲之主也平日講說不止此數段而此其大

議論也公與余大小論議靡不響合而惟此心性之說初不相契而晚余迹蟄窮山札翰又踈不得爛熳徃復而終成千古之恨尤可悲也上舍君以余爲公之故友謁余狀公顧知公者非余伊誰余雖拙蕪豈忍終辭於斯役耶茲掇家狀所載而添以平日親講聞者錄成一通以俟立言者之財擇云時 崇禎甲申後百二年乙丑坡平尹鳳九謹狀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八

